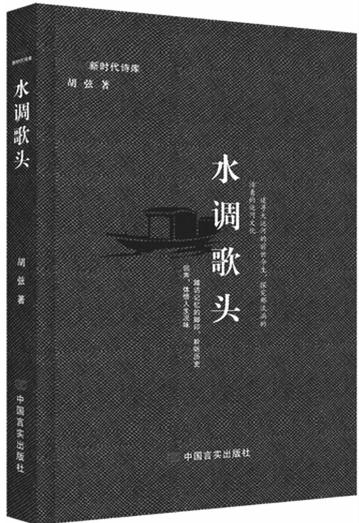


胡弦:用语言再造一条心灵的运河



诗人的逆行:不是往上走,而是往下沉

中国作协诗歌委员会主任吉狄马加表示,《水调歌头》标示着胡弦的写作呈现出作为一个诗人的整体性思考,无论是在形式上,还是对于细节的处理上,无论是个人美学标准,还是个人生命经验与时代历史经验的融合上,都已经达到了比较成熟的阶段,是当下诗歌重要的收获。“从细处走,可以看到很微观的东西;往更广阔处走,可以走到更高、更浩瀚的苍穹。最可贵的是,无论怎么写,每首诗都能落地,那种真实感不是简单地漂浮在语言和修辞上,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处理日常经验时的个人化的特质。”

北京大学教授唐晓渡称《水调歌头》是胡弦诗歌创作中的“里程碑式”的作品。在能够胜任自己美学载体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始试图有真正的美学担当。胡弦的诗,现在是有气象的。语气大气、从容、沉着,充满了弹性,而且在张弛有度、婉转曲折当中有很多漩涡和回流,基本上都在低音区域运行,但是并不影响必要时候的酣畅淋漓和惊心动魄。如《大麓记》起首:“这厅堂无我。/这厅堂里的空无,/生不能穷之,死不能了结……悲伤一直都是成熟的/它略过江水、城墙、群山,山门外街道上/莫名的喧哗,来到这/下午的厅堂里,在光和影的交错中,/像赞美,又像平静的恐惧。”前面好像很平静,突然一个漩涡出来。

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汪政表示,如果说,胡弦此前的作品还是以抒情短章为主,在形式和语言层面上花的功夫更大。那么,当下的作品则更接地气,也更丰富庞杂、泥沙俱下。“这是一个逆行的过程,胡弦能够随着年龄的增长,不是往上走,而是往下沉,这样一种反向的姿态,给当下的诗坛包括作为个体的诗人提供了可讨论的范例。”

更深地融入时代,一个诗人的主动出击

正如胡弦在《临河而居》中所写:“我们的心是运河,要有船在上面走,它才存在。”

大运河包括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和浙东运河,纵贯3000多公里,8个省和直辖市,要想写运河,几乎就是一个非常野心勃勃的计划,不仅需要才华和思考,还需要扎扎实实的田野调查和案头工作。

十多年前,胡弦就有写大运河的愿望,为此跑遍了大运河沿岸的城市、乡镇、村落。《雨花》杂志副主编育邦认为,胡弦对运河的书写,是诗人为了更深地融入时代而采取的主动出击。“《水调歌头》是有形之物与无形之物的结合,是诗人生活经验与阅读经验的一次聚合,是行动、

8月4日,胡弦诗集《水调歌头》研讨会在南京举行。作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扬子江诗刊》主编的胡弦,同时也是一位当代实力派诗人。《水调歌头》是胡弦继《定风波》《空楼梯》《沙漏》之后,新推出的又一部力作,由28首与河流特别是大运河有关的小长诗组成。这些诗像一个个接通时空和中国精神的语言装置系统,以大河流作为脉络,将纷繁的人事错落有致地编织进分行诗句中。

正如诗人自己所称:“河流更像是一个‘起兴’的源头,我要的内蕴在一个总的构想中,并从一种更宽广的视域和更长久的意义中显形。”跟随着胡弦的诗句,我们探寻大运河的前世今生,探究流淌的活着的大运河文化,触碰到的仍然是关于生死、爱和故乡等人类永恒的主题。

现代快报+记者 陈曦

情感、学养、思想的一次综合。”

南开大学教授罗振亚认为,诗集《水调歌头》在“写什么”方面实现了大运河文化观照的定向突破。大运河在中国历史上地位显要,对之进行表现的诗文一直不少,但是像《水调歌头》这样以集束性的方式深度聚焦的诗集并不多见。诗人是以主体心灵的投注与当代意识的烛照,使大运河的观照实现了抒情客体核心质揭示的审美认知超越,突破了原态复现和思古幽情抒发层面,更出离了仅仅具有一定风景、民俗学价值的泥淖。于是大运河不再是死的异物象,而外化为华夏精神灵魂奥秘的载体。“它既是自然的,又是文化的,既是生态的,更是心态的。”

中国语言大学教授孙新堂认为,《水调歌头》是用语言建造的运河的博物馆,具体而微,真切深邃。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胡弦的诗尤其是《水调歌头》是一个非常好的切入点。正如诗人在《流变》中所写:“长河入天,锦绣入针尖,桨声灯影,山河的绚烂正当其时。”他在读后推荐给了几位哥伦比亚的汉学家,对方表示非常想翻译,“希望能够代表东方诗歌的美学精神、中国民族文化的品格的诗作,被更多海外的读者阅读和接受。”

《作家》杂志主编宗仁发认为,运河是具有纪实性的存在,这样的题材在处理时容易陷入纪实的陷阱,不能完全呈现出诗的模样。但《水调歌头》通读下来,就是一个纯粹的诗歌文本,可见胡弦是一个值得信赖的诗人。

奉献了一种独特的诗性叙事方式

28首与运河有关的“小长诗”;一部涉及河流交通、战争、饮食、绘画、朝代更替、田野调查乃至个人家族史的运河史诗;一个综合运用了散文、戏剧手法的整体性诗歌文本……与会专家们特别注意到的是,胡弦在《水调歌头》中创造了一种特殊的诗性叙事方式。

“《江都的月亮》几乎是一首剧诗。对戏剧性的运用和智慧,融化到一些小诗、片段当中去,又能够处理成更加泛化的方式,对话、场景、人称的变换都能够体现戏剧性的效果。”汪政说。

南京理工大学教授黄梵表示,新时期以来,不乏用戏剧的方式写诗的先例。不过,很多人把诗剧写得很美,但里面的认识却不足以支撑美。必须对人对世要有一种特别老到的认识,世故过以后又能够走出这个世故,才足以支撑起美。“我在读《江都的月亮》的时候,似乎嗅到了《浮士德》那样老到的气息。”

再如《梦的赋形》这首诗,试探散文跟诗的境界到底在哪里。比如说这首诗的第三节一共10行,但是传递出强烈诗意的只有2行;第四节一共有47行,但是传递出强烈诗意的只有2行,其他的部分都是叙述。如何能够维持诗性的叙事?黄梵认为诗人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以长短句的形式营造一种特殊的节奏感;二是运用小说化的叙事方式形

成情节,将本来没有因果关系的事物,通过重新叙述赋予因果关系,产生陌生化的效果。

诗集《水调歌头》中,大运河的时空链,连带起水运、书画、诗词、曲艺、器物的流变和片段,又达成了与颐和路、咸亨酒店、顾炎武、马可波罗、博物馆、说书人等自然、文化、历史的多元精神对话。河南大学教授耿占春将此总结为一种“聚集”和“弥散”的结构,可以非常自由地书写很多的事物。

“在我的感受里面,写运河就相当于开发一条运河,要面对好多未知的东西重新命名、重新定义。”著名诗人雷平阳将胡弦比作“用羊皮口袋背东西的人”。“背的可能是瓷器、镜子,一大堆特别易碎、锋利、坚硬的东西,扛在肩上不停地奔跑,但他的瓷器镜子竟然不会破碎,能够完整抵达他想抵达的地方。”

“我是一边写一边知道了长诗是什么”

胡弦表示,这本诗集有他很多的“第一次”——

自己过去的写作以短诗为主,长诗偶尔为之,这本诗集是他第一本以长诗创作的诗集。在写作中,他对诗歌语言也有了重新认识。比起短诗,长诗更复杂,更像一个系统,比如他会从散文或小说的角度重新估量早已熟知的诗歌要素,尝试在一种不太像诗歌语言的言语中去重新看见诗,是一边写一边知道了长诗是什么。此外,长诗对“沉浸”有另外的要求,有时写一首长诗可能需要五六天甚至半个月一个月,你一直都呆在某首诗里。

这部诗集已被普遍作为一个主题诗集看待,让他对主题有了新的理解。“我过去是轻视题材的,一部宏大的历史与面前桌子上的茶杯,在我看来没有什么区别,因为诗不以题材取胜,是以语言表现力来取胜的。但是在写这部诗集的时候,我发现题材和语言是共生的。”

诗集当中有他对一些历史事件的触摸。比如隋炀帝之死,他很早就觉得可以写成一首诗,但是怎么写一直心里没有数,写了好多片段,都不成一首诗。后来再一次去扬州的时候,一位研究大运河文化的学者告诉他,有个建筑工地前不久挖出了些和隋炀帝有关的东西。奇妙的是,当年埋葬隋炀帝的那个人,和这个建筑公司的老板同名,仿佛那个人穿越过来了一样。“我当时脑子一动,就觉得戏剧人物和历史人物是可以重叠的,在这个中间可以提供大量的空间,借助他说的穿越感,写出了《江都的月亮》。”

对于很多评论中提及的“整体性”问题,胡弦表示,每一个诗人对自己的整体性都有一种憧憬。“我心目当中也是有一个诗人胡弦的,但是可能这一辈子永远无法和他重合。以这本诗集为例,我更看重的是它的未完成性。我觉得一个更高的文学标准也未必在完成的程度上才能达到,也不是一定要在别的诗人的维度上达到,在自我未完成、在过程当中达到对一个诗人可能是更重要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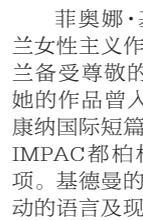
新书推荐



2023年6月
后浪四川文艺出版社
基德曼著
「新西二」菲奥娜·「一路到夏天」

刻画了不同时代下性格各异的新西兰女性,讲述这些女性的人生际遇及其中暗涌的情感流动,引起许多读者的共鸣。被称作“新西兰的艾丽丝·门罗”。

《一路到夏天:爱与渴望之歌》是为了纪念作家的80岁生日而出版的精选短篇小说集,共收录13篇作品。这些故事主要聚焦于20世纪新西兰女性的小镇生活,也包含新西兰本土居民毛利人独特的文化风俗。这13篇小说被巧妙地分为四个部分,旨在模仿爱情的四个阶段:迂回、渴望、迷途和本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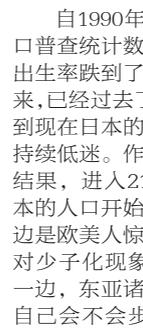


2023年9月
译林出版社
「日本」山田昌弘
「低生育陷阱」

并把日本当作一种反面教材看待。

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山田昌弘专门研究了日本少子化现象的前世今生,并试图找到问题的根源和破局的方法。根据他的调查,日本少子化对策的失败主要源于日本政府错误地将欧美的习俗和价值观作为参考,未能注意到当下年轻人的心声以及他们所面对的现实,且在政策牵涉金钱时总是行动迟缓。

日本的少子化对策虽然失败了,但它遭遇的困难和陷阱仍值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诸国借鉴反思,尤其是在东亚生育率屡创新低的今天。



2023年6月
江苏人民出版社
黄建秋著
「百年中国考古」

识及中国考古学发展历程,展现百年来中国考古的一次次新发现,有利于加深对中华文明悠久历史和宝贵价值的认识,让世界触摸绵延不息的中华文脉。

黄建秋,南京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九州大学博士毕业。主攻新石器时代考古,擅长玉石器和陶器、考古学理论及方法研究。出版《史前考古学方法与实践》《宁波象山遗址出土石器综合研究》(合著)等著作。



文物和文化遗产承载着中华民族的基因和血脉。考古人在不起眼的陶片、锈迹斑斑的铜钱、肉眼看不见的孢子花粉上寻找历史的线索,与深埋在地下的过去对话。本书述及考古学基本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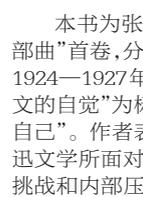


2023年9月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张旭东著
「杂文的自觉」

终结”的哲学命题层面,去分析和把握杂文这一高于“纯文学”建制及其意识形态的文体实验与风格运动。

这种鲁迅文学内部阐释的“中间突破”,在第二卷对鲁迅“上海时期”(1927—1936)文字的“批判的文献学”考察中打开历史纵深,并在《杂文的自由》标题下呈现更广泛的社会政治视野及更复杂的现实与其表象之间的批判性叙事性关系。鲁迅的短篇小说、散文诗和自叙文创作,将在第三卷“启蒙与新文学的造型艺术”中专门分析。“三部曲”各卷沿环环相扣的六个命题展开:文学在鲁迅研究中的首要性;杂文在鲁迅文学中的首要性;鲁迅文学的现代主义和世界文学本质;鲁迅文学的生物决定论及时间构造;鲁迅文学的政治本体论;鲁迅文学的“著译一致”特征。

现代快报+记者 张垚



本书为张旭东“鲁迅三部曲”首卷,分析鲁迅文学在1924—1927年间如何以“杂文的自觉”为标志从而“成为自己”。作者表明,此期间鲁迅文学所面对的空前的外部挑战和内部压力,带来一系列深刻且不可逆的风格史及文学原理意义上的选择、决定和突变。通过作者论、文本分析与理论阐释相结合的总体批评方法,本书探讨以文体混合和写作的政治本体论为核心的鲁迅杂文句法和现象学结构。结论是:有必要在新文学和近代世界文学的历史与价值论范畴,在“艺术的